

散文



随笔

往事如烟 人生百态

作者：苟皓东

聊聊过去那些事

人和驴

一条长长的坡道通往淮河大堤的堤顶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条坡道包括整个淮河大堤上的路面都是拳头大的石块铺就。经过长年累月的人走车行，原本棱角分明、粗糙不堪的路面，每块石头都被磨得平整光滑。

板车是那时候的主要运输工具之一，市内的短距离货运主要靠它来完成。路上会经常遇到一队队板车，拉车人那弓腰弯背、拼尽全力拖拽板车前行的画面一直深深地刻在我

的脑海里。后来，有人买了一头毛驴帮着拉车，堪称是运输史上一次小小的革命，不仅拉货时大大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，空车时人还可以坐在车上让毛驴拉着，又快又轻松，简直不要太惬意！所以，后来的板车队几乎是一车一驴。人对驴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，吃饭时，总是先把驴喂好，人才吃饭。还有那爱驴者，空车时，自己拉着车，让驴空手走路。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，人和驴已经成了密不可分的

伴侣，两者之间形成了诸多默契，而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更是把这种伴侣关系升华成了命运共同体。

一天，一个毛驴车队依次走上了通往淮河大堤的坡道，每辆车上都堆满了块石，足足有将近一吨重。在平路时，主要是驴出力拉车，人只要掌握方向就行，一上坡道，人和驴必须合力，否则寸步难行。坡道地处城郊结合部，平时无人清扫，经常有拉砂石、炉渣的车辆路过，洒落的砂石和炉渣覆盖

在光滑的小块石路面上，就像给轴承上加了润滑油。坡道上的人和驴正在艰难地一步一步奋力前行，身体与地面的倾角几乎达到了45度，突然最前车的驴一个前蹄打滑，沉重的板车瞬间失去一大动力，猛然顿住，眼看就要后退，要知道，后面的板车一个接着一个，这装满块石的板车一旦滑将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时只听拉车人一声大吼，浑身青筋暴起，拼尽全力阻止板车下滑。那驴失蹄后，顾不得站起

来，前腿跪着，后蹄奋力蹬着，身体弓着，头几乎挨到了地面，死活帮着主人不让车滑下去，即便如此，沉重的板车已经拖着他们往下滑了几十公分！幸亏不远处有几个行人，见此情景立即跑上前来，才化险为夷。待驴站立起来，前腿的膝盖处已经血迹斑斑。呜呼！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送给人类的礼物，人类应该善待每一种动物！

作者：苟皓东（原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）

环保老兵和你聊

散文



随笔

往事如烟 人生百态

作者：苟皓东

聊聊过去那些事

买粮

每到月初的那几天，是各个粮站（专门卖粮油的地方，过去习惯上称之为粮站）最繁忙的时候，因为每家每户每个月定量的粮油一定要在每个月的1号才开始卖，那些家里孩子多，粮食不够吃的家庭早就等着这一天了。即使不是星期天（那时候没有双休日），人们也要请假来买粮食。那时候的粮食定量因人而异，小孩按照不同的年龄段每月从几斤到十几斤不等；大人则按照工种，干部序列每月

28斤，工人一般每月30斤，劳动强度大的工种会多一些。油都一样，每人每月半斤。那时候生活条件差，平时油水很少，粮食吃的也就多，大人们好一些，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又爱活动，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，所以孩子多的家庭基本到了下个月就开始欠粮了，每个月的1号买粮食是这些家庭头等大事，即使知道1号这天必须花上半天甚至一天排队，也只能在所不辞了。

买粮食要拿着粮本先交钱开票，然后凭票取粮。开票员都是用算盘，每个品种都要单独开票，即使是快手，算账、收钱、开票，一个人办好也得一分多钟，所以，买粮食没有耐性是不行的。平时粮站里主要供应米、面、油和挂面。米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粳米，和现在的叫法基本一样，每斤0.158元。一种是糙米，不知现在叫什么，每斤0.142元。粳米口感好，但不出饭，而糙米比较出饭，大多数家庭都

买糙米。面粉只有一种，叫八五面，因100斤小麦出85斤面粉而得名，每斤0.17元。逢年过节，会供应一些富强粉，所谓富强粉，就是每100斤小麦出的面粉量少，面粉又细又白，现在所有的面粉都是过去的富强粉。开票后去库房称米称面和打油，每个人都自备米袋、面袋和油瓶那时候没有塑料袋，袋子都是布做的，有的上面打了好几个补丁。米和面都盛在一口大缸里，卖完了就要往里加，米用麻袋包装，一袋

一百斤，所以卖米的都是壮劳力。打油的工具叫“提子”，一个铁质小圆筒加一个把，容量分别为一两、二两、半斤和一斤。打油最有讲究，由于油具有粘滞性，提子的“快提慢倒”（快提时提子的壁上挂着厚厚一层油，慢倒可以让提子里的油流完）和“慢提快倒”可使油量差别不小，如何操作，全在师傅，所以打油的地方往往是最热闹的。

作者：苟皓东（原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）

环保老兵和你聊